



一个人的课堂

汉森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6 by Zhenghui Zhe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3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10mm x 148mm
字数：17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693510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824-5

作者简介



汉森，实名郑正辉，出生于中国湖南永州一个偏远山村。1966年，小学肄业。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文化工作。2009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博士生》《爸爸的四季》等六部，家庭教育专著一部，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余部（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23年移居美国，现居加利福尼亚州。

内容简介

《一个人的课堂》是作者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是一部人生传奇，也是一曲选择和成长的悲歌。1954年，作者出生于中国湖南一个偏远山村。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1966年，他小学五年级被迫辍学，十二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务农十二载。在常人不敢想象的环境下，刻苦自学。他用人家馈赠的一本残缺的长篇小说，跟他人组成一个交换书的小圈子，交换来二十余本长篇小说，冒险偷偷阅读。没有小说时，他阅读《毛泽东选集》，学习注释中的知识。他父亲是乡村教师，百般阻挠他看书学习，先后两次将别人赠送给他的书付之一炬。昔日亲密的父子关系，势同水火。

他凭才智赢得爱情，旋即，被迫分手，他无奈含笑面对。劳作中，一件不是因他而起的小事，他遭受批斗，水泥砂浆从他头顶浇灌而下。

对上天强加给他的不公，他在书中没有抱怨。笔下的

目 录

引子·····	001
01. 看火车·····	006
02. 捡萝卜皮·····	012
03. 我的小学·····	020
04. 给舅舅做儿子·····	036
05. 郑家村·····	045
06. 彭老师·····	056
07. 恐怖的一课·····	072
08. 在劫难逃·····	080
09. 苦中作乐·····	087
10. 再度失学·····	097
11. 父亲的绝招·····	103
12. 逃难·····	119
13. 抓阉当坏分子·····	138

童年天真烂漫，妙趣横生。苦难的青少年时代，仍然让他描绘得充满温馨与希望，处处闪耀人性的光辉。书中将他自强不息、刻苦自学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震撼。通过自学，1978年，他考上大学。

引子

2012年5月，儿子与儿媳从美国回永州举办婚礼，三个侄儿与侄媳分别从上海和北京回来祝贺。婚礼后的第三天，我带领子侄、侄媳和儿媳去我父母墓前祭扫。

我父母合葬在天安公墓。伫立在父母的墓前，看看身边肃立的子侄、侄媳和儿媳，我凝视墓碑上父母的遗像，心情沉重，泪水夺眶而出。

父母的遗像是公墓工作人员将两张照片经电脑合成，烤制瓷像，嵌于大理石碑上。这一幅“合影”一面世，滑稽效果就出来了，让人疑窦丛生，老大爷与老太太怎么啦？照相之前吵过架？子孙不争气？老太太将老大爷的心爱之物损坏了？不论见者如何猜测，结论肯定一致：这对老夫妻一辈子没有幸福过，瞧那老头。他老人家脖颈伸长，两眼圆睁，一分来长的花白胡须一根根竖立起来，脸上是惊惶而略显愤慨的表情。

父亲并非怯阵拍照才有如此表情，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就是这样的神情。

- 14. 羊油····· 145
- 15. 半劳动力····· 156
- 16. 一个人的课堂····· 165
- 17. 哥哥的婚事····· 206
- 18. 化学原料罐····· 218
- 19. 我的初恋····· 224
- 20. 恋人变媒人····· 243
- 21. 温暖的草树····· 259
- 22. 未寄出的情书····· 271
- 23. 无命运的人生····· 282
- 24. 父亲的权威····· 297
- 25. 自学木工····· 312
- 26. 所有人的善意····· 327
- 27. 命不由天····· 334
- 28. 坚冰消融····· 352

父亲逝世的十四年前，笼罩在我们家庭的乌云已经散尽，家庭和睦，子孙争气。他老人家拍摄这一幅照片时，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大学当教授，小儿子在文化部门工作。他的四个孙子，老大考上北京大学，老二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老三、老四学习成绩一流，他没有理由是这般表情，没有理由不感觉幸福。

我想，或许是父亲惶恐度日将近三十年，心有余悸；或许是我跟他的恩怨他始终积蓄于胸，一切陈年旧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才留存这般表情在墓碑之上。

我出生于农历六月，当年大旱，父亲顺应天时将我取名旱生。看看取的这名字，就知道父亲已预见我命运多舛。我十岁前，父母最大的意愿是把我送给别人做儿子。小学五年级，我被迫失学之后，坚持自学。身为教师，父亲理应加以鼓励，精心指导，他却百般阻挠我看书学习，先后两次将别人送给我的书付之一炬。昔日亲密的父子关系，势同水火。

1978年，我考上大学。离家的前夜，父母陪我喝酒，我们光顾高兴，没有回首往事。我们的往事不是常人所想象的苦难，不堪回首。我大学毕业后，父母随我来城里生活。在城里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我们小心翼翼地捂住那段往事，三人当中有谁不经意提起，立即被另外两人岔开，专拣眼下美好的事情来说，谁都知道彼此心上的创口在流血。

母亲于2003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去世之前，她瘫痪在床六年。第五年，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症。从此，她挣

脱了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出入时光隧道，零零碎碎地拾捡往事，却从来没有串联起来。

每一次肃立在父母墓前，我都心情沉重，喃喃自语，向父母报告家中的近况，意图让九泉之下的父母将他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连接不断。

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告知父母，你们最小的孙子从美国回来举行婚礼，你们的孙子、孙媳都回来祝贺。你们煞费苦心，甘愿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也没让我读上书。你们的四个孙子都毕业于世界顶尖大学，老大是北京大学硕士，老二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硕士，老三是清华大学博士，最小的孙子是佐治亚理工学院博士，你们的四个孙媳毕业于名牌大学，最小的孙媳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双硕士学位。要是人能够起死回生，听过我这一番诉述，父母会即刻从坟墓里跳出来，抱住我们哈哈大笑，笑得泪流满面。

离开父母的墓地，我省悟到自己不仅丢掉了父母跟我的过去，随着电话、电子邮件、微信和视频聊天兴起，还没有留住自己跟子侄们的现在，不觉心中掠过一股寒意。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人类发展承上启下的责任。一个人的生命不是从摇篮到骨灰盒来界定的，而是数代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不断的漫长历程，是一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其中一环断裂了，就连接不起家族、连接不起人类。要是跟我母亲一样，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症之后，

才试图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那太可怕了。拾捡起来的是一小团、一小团无法理清的乱丝，是一小块、一小块无法拼接的碎片。

子侄们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之后，我把过往的点点滴滴拾掇起来，随时记录在手机的备忘录上。人生的不幸，不是生活贫困，不是时刻担心性命不保，而是我所经历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心灵痛苦。我的不幸足以使许多正常人变得不正常，成为精神病。我没有成为精神病人，反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是因为我自己拯救了自己。在拾掇往事的过程中，我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泪湿衣襟，时而仰天长叹，时而怒不可遏，时而悔恨交加，时而哑然失笑。那是将自己的一颗心再次投进石磨之中，又一次经受反复碾磨。

经历了几年的拾掇与碾磨，我写成此书。

苦难不是精神财富，忘却苦难却是新的苦难的开始。我写作此书不是让人们牢记苦难，不是张扬自己经受的苦难，不是用苦难激励后人，而是希望人世间再无苦难。除却自然灾害，一切人类相互之间造成的苦难都不是对人生成长的磨炼，不是激励人奋进的力量。极端权力造成的苦难是人类的耻辱，是对人的心灵与肉体的摧残。张扬苦难，是无所作为的表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用人为的苦难激励后人，是自欺欺人的无奈之举，是看不到未来的无能之举，是制造苦难者企图脱逃责任之举。推动人类发展、激励人奋进的是爱与善。我希望人人施与他人大爱大善，竭力避免苦难，让人类

世界更加美好。

我的目的更不是炫耀自己的才情，小学肄业考上大学的人绝非我一人。他们取得的成就都比我大，为人类发展所作的贡献比我多。我的目的是把家族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告诉子孙后代，他们的先辈是如何生活的。

我还想告诉人们，真正的教育是通过自我教育实现的，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又是受教育者自我综合能力的体现。

人们说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想补充说，成功往往是无意中碰上一个机遇。

01

看火车

1959年，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从“按需分配”沦落到按人分配。五岁的我一餐只有一两米的定量（当年实施十六两制，一两等于31.25克），稀稀的小半钵饭，加一勺没放油的菜叶子汤，没几口就吃喝光了。饭钵一丢，我又哭又闹，伸手抢母亲或者两个姐姐手上的饭钵。

暑假，父亲回家，看到这样的情形，将我拉进怀里，对母亲说：“留着这家伙会让你们饿死。”

母亲苦笑道：“不留着，杀了他煮了吃？”

我咕咕笑起来，巧珍也笑。巧珍是我的小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天天在野地里挖葛根，找野菜。父亲用手当刀，在我后颈窝上来回“杀”了几刀，“杀”得我笑岔了气。

“我带他出去吧？”父亲叹息着跟母亲商量。

那年代，粮食由户口所在地分配。虽然父亲吃国家粮，但是一个月只有二十七斤大米，没有办法养活我。

母亲担心地问：“你给他吃什么？”

父亲豪壮又略显生气地道：“你还怕我饿死你儿子。”

父亲读过九年私塾，十六岁进新式学校，十九岁初中毕业。他本想回家种田，在我爷爷威逼下，他不情不愿地去当乡村教师。当时，父亲在高溪市教书。高溪市不是城市，是乡镇。永州有许多乡镇号称市，紫溪市、芦洪市、石期市、白牙市、蔡市、码市、竹市、水市、火市、土市……共有十几个，其中一个乡镇号称总市。高溪市坐落在湘江江畔，湘桂铁路从镇边经过，在此设有一个三股道的小站，每天有一来一往两趟慢车在这里各停靠两分钟。高溪市距离我们村约四十公里，父亲带我先步行二十公里到冷水滩，再坐火车到高溪市。

1958年，冷水滩建市。随着大跃进运动偃旗息鼓，市号撤销，唯一一条现代街道修了不足三百米随之停工。1984年，恢复县级市建制才恢复建设。现在是永州市府所在地，一座现代城市。湘江从城中蜿蜒而过，跨江大桥连接两岸，江畔高楼林立。

当年，河东是不毛之地，河西拥挤低矮的瓦房，足有上百栋。我们村子周边最大的村庄不足三十户人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村子，第一次看见奔流不息的大河，兴奋得蹦跳，冲着从对岸慢悠悠划过来的渡船大喊大叫，恨不得长出翅膀飞过江去。坐上渡船，被父亲紧紧搂在怀里，我仍然激动得手舞足蹈，不停地转动脑袋观赏岸上的瓦房，欣赏它们在水中的倒影。船没到江心，我就头晕目眩了。

上岸后，我央求父亲带我把上百栋瓦房，观赏一遍。父